

战国纵横： 鬼谷子的局

讲述谋略家、兵法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同的祖师爷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臆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5

合纵大计，
苏秦联六国制衡强秦

寒川子 著

长篇小说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战国纵横： 鬼谷子的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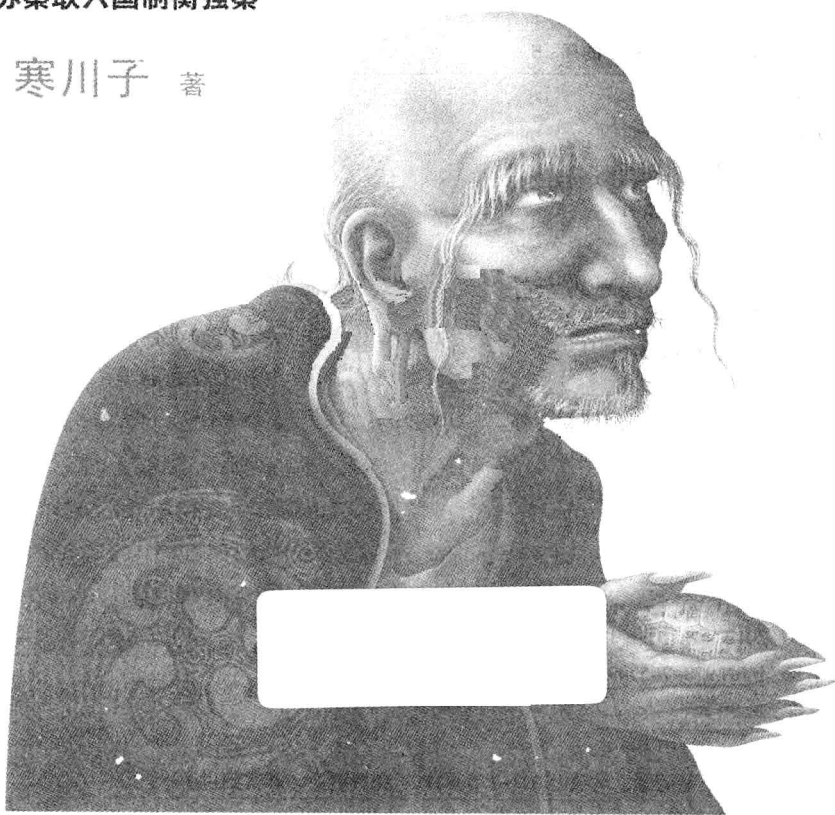
讲述谋略家、兵法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同的祖师爷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臆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5

合纵大计，
苏秦联六国制衡强秦

寒川子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国纵横：鬼谷子的局. 5 / 寒川子著. -- 南京：
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2.9

(读客知识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399-5653-4

I. ①战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33945 号

书 名 战国纵横：鬼谷子的局. 5

著 者 寒川子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肖 飒 赵晨凤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275 千

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653-4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道破天机，惠文公逼杀苏秦 /1

御书房里，惠文公在厅中闭目端坐，眉头紧皱，仍在琢磨苏秦之事。

陡然，惠文公睁开眼睛，从几案下摸过一片竹筒，在正面写个“杀”字，在反面写个“赦”，拿过来端详一阵，抛向空中。竹筒在空中翻转几下落地，在地上弹一下，不动了。

惠文公没有去看竹筒，而是慢慢闭上眼睛。

第二章 假疯魔，孙臆毁兵书 /40

连撞几下，门闩被撞断，二人跨进门槛，但见屋中火光熊熊，几案上的一大堆竹筒，不管是写字的还是没有写字的，尽在火中燃烧。孙臆坐在火边，两手仍在不停地朝火堆里扔物件，一边乱扔，一边大叫：“天气好冷哟，快来烤火哟，天气好冷哟——”

第三章 听一曲绝响，苏秦悟治世长策 /86

有顷，苏秦猛然睁开眼睛，几乎是从地上弹起，长笑数声：“哈哈哈哈哈，我得之矣！我得之矣！阿黑，我得之矣！”

看到苏秦如此兴奋，阿黑跟在他的身边狂摇尾巴，口中嘤嘤直叫。

苏秦如拨云见日，一拳插在墙上：“将欲张之，必故歛之！苏秦哪苏秦，你的智慧哪里去了？先圣曰，‘鱼不可脱于渊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’秦公吞并天下之心，岂可让你大白于天下？”

第四章 计中计，张仪助楚威王灭越 / 111

几乎就在同时，无疆、公孙螭陡然腾身飞起，如两只大鸟般掠过空中。

一切发生得太突然、太快捷，如迅雷不及掩耳。待众人抬眼看时，二人已换过位置，各自站在对方所立之处，且在空中旋身，相向屹立不动。

众人惊愕，各睁大眼盯住二人，生怕错过下一个回合。

公孙螭与越王无疆之间，却是再也没有下一个回合了。

众人又候一时，看到一股污血从无疆的口中涌出。再看公孙螭，也是如此。

第五章 初论合纵，苏秦赵国碰壁 / 132

苏秦接着道，“草民侧耳细听，出人语者原是庙中所供的两尊偶像，一尊是木偶，另一尊是土偶……只听木偶长笑一声，语气里不无讥讽，‘土兄，你扯远了。你瞧我，要多威风有多威风，要多神气有多神气，哪儿像你，横看竖看不过一个土疙瘩，只需一场大水，就得变成一摊烂泥。’”

“嗯，”奉阳君再次点头，“此话在理。土偶如何作答？”

“土偶也笑一声，沉声应道，‘木兄此言差矣。纵使大水冲坏我身，我仍将是此地的一堆黄土。木兄却是无本之木，大水一来，别无他途，唯有随波逐流，茫然不知所终。况且世事无常，如果不是大水，而是一场烈焰，木兄处境，实在不堪设想啊！’”

第六章 兄弟相煎，苏秦助燕公平内乱 / 176

苏秦微微一笑：“因为苏秦料定，三日之内赵军必撤。赵军若撤，子之大军有何理由空守边地？”

苏秦此言一出，莫说是姬雪，纵使燕文公也是一惊：“苏子为何判断赵军必撤？”

“回禀君上，”苏秦侃侃言道，“苏秦刚从赵地来，自是知赵。君上之忧，赵室亦然。奉阳君赵成位轻权重，阴结武成君，欲助子鱼执掌燕宫，再借燕人之力逼宫赵侯。为达此目的，奉阳君以制约中山为由请调赵军入代，致使晋阳空虚，于秦以可乘之机。苏秦料定，秦人必伐晋阳，赵侯亦必借此机去除奉阳君，赵军亦必撤离代郡，驰援晋阳。没有赵军作盾，武阳叛军就如无本之木，失渊之鱼，不战自溃。”

第七章 燕赵初联手，苏秦拜相 /225

赵肃侯脸色凝重，轻轻嗯了一声：“依苏子之言，三晋别无他途，唯有合纵了。”

“君上圣明！”苏秦再次拱手道，“东西为横，南北为纵。三晋结盟合一，就不是鹿，而是一只虎。外加燕国，四国纵亲，其势超强。向东，齐不敢动，向西，秦不敢动，向南，楚不敢动。三个大国皆不敢动，天下何来战事？天下无战事，赵国何来危难？”

第八章 连环计，陈轸诬张仪偷璧 /253

院中空无一人，就连神巫等人也跟着全跑过去。张仪手拿宝玉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正自踟蹰，一处花墙后面发出一阵沙沙响动，接着转出一名紫衣女子，款款走至张仪跟前，深揖一礼，脆声说道：“这位大人，请将盘子予我。”

张仪打眼一看，见那女子面容姣好，举止文静，言语谦和，料是巫女。此时他的心思尽在火情上面，不假思索，将那盘子急递与她，飞身救火去了。

第一章 道破天机，惠文公逼杀苏秦

苏秦于初冬时分赶到咸阳，转眼已是两个来月。眼见大年将至，秦宫仍无音讯，莫说是苏秦，纵使竹远，也坐不住了。

这日晨起，竹远吩咐下人备好车马，径出咸阳东门，朝东南方的终南山方向驰去。及至午时，竹远赶至山下，寻个客栈寄下辎车，挑选一匹好马，备好鞍具，翻身骑上，驰入山道。因山中高寒，积雪未化，竹远历尽辛苦，方于第三日迎黑回到寒泉。

拜过寒泉子后，竹远将苏秦赴秦及其才学大略讲过，不无疑虑道：“先生，照理说，苏子之才正是秦公所需，可秦公迟至今日，仍然不肯召见，弟子百思不得其解。”

寒泉子沉思有顷，抬头问道：“苏秦可曾议政？”

竹远点头。

“他是如何议政的？”

“苏子一到咸阳，舍人就感到他不同凡俗，向弟子讲起他，弟子让他第二日开坛议政。议政时，苏子果是不同凡响，站得高，看得远，纵论天下，认为大势趋统，列国必归于秦，同时声称，自己已有上、中、下三策辅秦。”

“哦？”寒泉子眉头微微皱起，“是何三策？”

“上策也叫帝策，可使秦居一而扫列国，帝临天下；中策也叫霸策，可使秦威服天下，领袖诸侯；下策也称邦策，可使秦偏安关中，高

枕无忧。”

“唉，”寒泉子轻叹一声，“这个苏秦，真也是聪明过头了！”

竹远惊道：“先生？”

寒泉子缓缓说道：“咬人之犬多不吠，吠犬多不咬人。天下列国纷起称王，多是占个名义，实意欲王天下者，唯有秦公！”

“先生是说，”竹远恍然悟道，“苏子不该将秦公心中所想一语道破。”

寒泉子又叹一声：“是呀。莫说是苏秦，纵使老朽，也只能是点到即止。在秦公心里，天下一统是长久国策，只可做，不可说！”

竹远紧咬嘴唇，半晌方道：“是弟子害了苏子。若是不让他议政，当无此事了。”

寒泉子闭上双目，凝神再入冥思，许久之后，睁开眼睛：“一切皆是定数，是秦不该得到苏子。”

竹远急了：“弟子苦守几年，只为求访大才。好不容易候到苏子，这——”思忖有顷，“弟子这就再向秦公举荐，让他务必留用苏子。”

寒泉子苦笑一声，轻轻摇头：“修长，既为定数，又何必勉强呢？”

竹远一下子怔在那儿。

“还有，你回去之后，可以告诉苏子，让他速离咸阳，否则，或招杀身之祸。”

竹远目瞪口呆。

惠文公坐在书房里，眼睛半睁半闭，内臣垂头守在一边。

有顷，惠文公蹦出一句：“这些日来，那个苏秦在做什么？”

“禀报君上，”内臣应道，“有时诵读，有时在街头转悠。不过，旬日之前，苏秦两次出城。”

“哦？”惠文公急睁眼睛，“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据黑雕台禀报，此人或至田间地头，或至村落农家，与村民谈天说地，问些收成、纳粮、服役诸事，并未出位。臣以为是琐事，也就没有惊动君上。”

“唉，”惠文公思忖有顷，点头叹道，“此人确系大才，寡人是该会他一面了。”又顿许久，“宣大良造觐见！”

“臣领旨！”

不消半个时辰，公孙衍叩见。

见过礼，君臣相对而坐，惠文公直入主题，笑道：“前番爱卿、上大大夫力荐苏秦，寡人原说会一会他，不想这阵儿忙于琐事，竟将此事忘了。方才寡人打盹时，陡然想起这档子事儿，怕再忘记，这才急召爱卿。”

公孙衍心里咯噔一声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几年下来，公孙衍既知秦公，亦服秦公。然而，庞涓、孙臧横空而出，列国情势一年一变，三年大变，一如乱花迷眼，看得世人如堕五里雾中。许多变化，即使才气如他，也未完全看透。秦公既已起用他为大良造，却又在列国大张旗鼓地全力求贤，说明对他有所不满。公孙衍虽无能力完全看透时事，自知之明却是有的。刚开始，公孙衍甚想不通，心中自然憋闷。然而，自会苏秦之后，公孙衍大是折服，决意让贤，欲与苏子并肩合力，辅助秦公作成一番人生大业。谁想风云突变，秦公不见苏秦不说，这又指派樗里疾使魏谋取孙臧，真正让他捉摸不透。

见公孙衍没有应答，只在那儿发呆，惠文公笑道：“爱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公孙衍回过神来，急拱手道：“微臣谨听君上吩咐！”

惠文公似已猜出他在想些什么，再笑一声：“这些年来，士子街上人来人往，寡人都让列国士子搞昏头了。苏子既有大才，寡人就想会一会他，偏巧樗里爱卿不在，只好烦请爱卿安排一下。”

“微臣领旨。”略顿一下，公孙衍似是想起什么，“微臣这就去请苏子进宫觐见。”

“不不不，”惠文公连连摇头，“似苏子这般大才，寡人自当躬身求教才是，哪能劳动苏子贵体？”

公孙衍听出秦公语带风凉，心头一寒：“君上之意是——”

惠文公呵呵笑道：“听说士子街上闹出个论政坛，甚有趣，寡人早想见识一番，只无机缘。今有苏子在，寡人就想两事并作一事，请苏子再开一坛，一则见识一下何为论政坛，二则洗耳恭听苏子高论，与苏子并天下士子共议时政，爱卿意下如何？”

公孙衍沉思有顷，缓缓说道：“微臣以为不妥。”

“有何不妥？”

“士子街上鱼龙混杂，君上公然抛头露面，无异于以身涉险，万一

有所差池，微臣——”

“呵呵呵，”惠文公再笑几声，“爱卿过虑了！昔日文王访贤，不惜躬身渭水河边。寡人访贤，不过在自家门口走动几步，就有差池了？”

公孙衍迟疑有顷：“君上定要如此，微臣这就安排。只是，哪一日合宜，还请君上定夺。”

“听说论政坛是在申时开坛，那就明日申时吧。”惠文公不容商议，断然说道，“你可吩咐坛主，要他搞得热闹些。寡人在朝中闷得久了，也想听听野外声音。”

“微臣遵旨！”

公孙衍告退后，一头雾水地走出宫门，略一思索，向右拐至士子街，在街头站有一时，本欲前往“英雄居”，直接通知竹远，想想不妥，就又回到宫门前，跳进辇车打道回府，令府中御史持请帖邀坛主议事。

随御史前来的不是竹远，却是贾舍人。

公孙衍迎出府门，远远看见，不及见礼，迎头急问：“竹先生呢？”

贾舍人一怔，拱手道：“回大良造的话，竹先生回终南山去了。”

公孙衍大惊，愣怔一时，方才说道：“这可糟了！”

贾舍人望一眼御史，转向公孙衍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明日申时，君上欲去论政坛与苏子议政。”

“与苏子议政？”贾舍人先是一怔，旋即喜道，“这是好事！苏子已候数月，士子街上更是议论纷纷，众士子见苏子不用，论政坛不开，以为贤路闭塞，一些性急的已离咸阳，转投他处去了。”

“竹先生不在，如何是好？”

“能否奏请君上，另改时日？”

公孙衍摇头：“君上一旦定下，如何更改？”

贾舍人低头略想一时，断然说道：“竹先生临走时，将坛中诸事交予草民代管，眼下事急，论政坛就由草民召集，大良造意下如何？”

公孙衍也没有更好办法，只得点头道：“既有此说，明日议政之事，烦请贾先生暂代坛主。”

贾舍人拱手道：“大良造若无他事，草民告辞。”

公孙衍亦拱手道：“贾先生慢走。”

贾舍人回身，刚跳上车，公孙衍叫道：“慢！”

贾舍人复跳下车，眼望公孙衍：“大良造还有何事？”

公孙衍话中有话：“君上有旨，明日论政，要搞热闹一些！”

“大良造尽可放心。”贾舍人颌首笑道，“士子街上久未论政，众士子早已急不可待了！”

贾舍人快马加鞭，赶回士子街，急急来到运来客栈。

见是贾舍人，苏秦拱手道：“哦，是贾兄呀，请！”

贾舍人并未进门，一脸喜气地拱手贺道：“恭贺苏兄，喜事来了！”

苏秦怔道：“喜从何来？”

“明日申时，君上躬身士子街，亲听苏兄论政！”

“君上躬身？”苏秦似吃一惊，想了下，抬头问道，“仍在论政坛？”

贾舍人郑重点头：“是大良造亲口交代在下的。大良造还说，君上特别吩咐，明日申时论政，要搞热闹一些。君上这是多虑了。君上躬身士子街亲听士子论政，此事在论政坛是头一遭，想不热闹都难！”

苏秦思忖许久，伸手入囊，欲掏金子付开坛费。

贾舍人见了，拦住笑道：“此番论政，免收三金。”

苏秦怔了：“论政坛不能因在下坏了规矩。”

“苏兄放心，”贾舍人呵呵笑道，“君上亲听，开坛费用当由官府支出。再说，如此盛事，也不是谁想听就能听的，在下可卖号牌，亏不了！”

“既如此，苏秦谢贾兄了！”

贾舍人不无关切道：“君上亲听，苏兄当仔细准备才是，在下也要回去精心布置。此等大事，竹先生偏又不在，万不可出了差错！”

“有劳贾兄！”

翌日，刚交未时，士子街头就有锣者边敲边喊：“列位士子，特大喜讯，论政坛再次开坛喽，开坛人仍然是洛阳士子苏秦！此番论政，空前盛事，君上躬身亲听，在论政坛尚属首次，欲旁听者，可持三十圜钱^①至论政坛登记领牌，凭号牌入场！”

① 圜钱：战国时秦国铸币，分为圆孔和方孔两种，以“两”为货币单位。

众士子奔走相告，议论纷纷。有人不无激动地叫道：“诸位士子，你们快听，苏子重新开坛，秦公亲听论政，破天荒哪！”

有人接道：“天哪，领牌就要三十圜钱，可不是小数！”

“三十圜钱算什么？能睹秦公风采，这点小钱物有所值！”

“唉，”一士子长叹一声，不无遗憾地连连摇头，“可惜在下囊中羞涩，没此眼福了！”

另一士子从袖中摸出三十圜钱：“仁兄切莫伤感，在下借你三十圜钱，快去领牌。去得迟了，只怕拿钱也买不到了！”

那士子接过三十圜钱，连连拱手：“谢仁兄了！谢仁兄了！”转身急步走向英雄居。

申时将至时，士子街上果然赶来数百甲士，五步一人，沿街站定。英雄居门前，一侧各立甲士十名。

众士子手持所领号牌依序进场，众甲士验过号牌，搜过身，放他们步入。

论政坛上，一切照旧，只是座位有变，中间摆放主位，主位左右各有两个空座。按照公孙衍的布置，坛中不设评判席，凡持牌士子均于论坛前面的空场上席地而坐。

申时正，一声锣响，代坛主贾舍人从侧室走出，冲众士子大声宣布：“诸位士子，申时已到，论政坛开坛！”

话音刚落，门外一阵喧闹，然后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内臣高声唱宣：“君上驾到！”

众士子纷纷扭身，沿中间让出一条两步宽的通道，跪叩于地。

贾舍人急走几步，走至士子前面，叩道：“草民贾舍人并列国士子，叩见君上！”

惠文公面带微笑，沿通道走进院中，径至主位，落座，摆手道：“贾先生，列位士子，平身！”

贾舍人及众士子齐声叩道：“谢君上！”

紧接着，前太傅羸虔、大良造公孙衍走上前去，见过礼，于左首两个空位上分别落座。众士子纷纷复位，席坐于地。

又是一声锣响，贾舍人唱道：“有请开坛人，洛阳士子苏秦！”

侧门响动，苏秦趋步走出，至惠文公前叩道：“洛阳士子苏秦叩见君上！”

惠文公细细审视苏秦，好一会儿，微微一笑：“苏子请起！”手指右侧客位，“请坐！”

苏秦再拜道：“谢君上！”起身至右首客位，就座。

贾舍人趋前几步，坐于苏秦下首。

惠文公撇开苏秦，目光不无虔诚地扫向在场的士子，连连拱手，揖道：“光临偏僻，诸位士子，羸驷听说，你们来自四面八方，还有从吴越、燕地而来，可谓是不远万里了。羸驷还听说，你们俱是饱学之士，各怀绝技，你们如此看重羸驷，羸驷早该会会诸位，谢谢诸位的盛情，”苦笑一声，再揖一礼，“可是，你们有所不知，秦地虽偏，杂事却是不少。一来冗务缠身，二来内忧外患不绝，羸驷日日穷于应酬，未得片刻闲暇，实在是身不由己啊！诸位士子，所有慢待之处，羸驷在此真诚道歉，望大家见谅！”言讫，起身朝众人抱拳拱手，长揖至地。

惠文公这一举止虽为客套，却也动人，在场士子无不改坐为跪，叩头至地，有几人甚至涕泣出声。

“诸位士子，平身！”惠文公率先坐下。

众士子亦改跪为坐，目光齐射过来。

惠文公转过身来，朝苏秦拱手揖道：“羸驷久闻苏子大名，早欲请教，原因也就不消说了。羸驷此来，一是来见见诸位士子，二也是为聆听苏子高论。”

苏秦拱手回揖道：“君上百忙之身，能拨冗前来，草民受宠若惊，感激涕零！”

惠文公手指公孙衍，微微笑道：“听公孙爱卿说，苏子前番论政，有治秦长策欲教羸驷，羸驷洗耳以闻。”

“苏秦信口开河，妄言议政，不意惊扰君上，心中惶恐！”

“苏子不必自谦。”惠文公再笑一声，“羸驷此来正是要听苏子高论的，何谈惊扰二字？羸驷不才，请苏子赐教！”

按照昨夜想定的方案，苏秦决定放弃旁敲侧击，而是开门见山，直抒胸臆，当下抱拳道：“君上虚怀若谷，苏秦不胜感怀。苏秦不才，有三策可以治秦，敢问君上愿听何策？”

“是何三策？”

“上、中、下三策。上策可使天下归一，当称帝策；中策可使诸侯臣服，当称霸策；下策可使偏安一隅，当称邦策。”

惠文公脸上仍旧微微含笑：“羸驷愿闻上策。”

“上策实乃治乱之道。”苏秦侃侃而谈，“古之治乱，无非王、霸两业。古时王业，也即商汤、周武所行之道，无不是吊民伐罪，取无道天子而代之。古之霸业，也即齐桓、晋文之道，无不是结联诸侯，攘外安内，盟主天下。”

惠文公笑问：“今之治乱呢？”

“苏秦以为，时过境迁，古之治乱之道并不适合今日乱局。今之治乱，唯一一途可走：大争灭国，天下为一。”

惠文公脸上仍旧挂着笑意：“羸驷愿闻其详。”

“自平王东迁始，周天子名存实亡，形同虚设，取天子而代之已不切实际。自三家分晋始，列国纷争日盛，民不聊生，百姓思治，盟主天下亦为明日黄花。苏秦以为，天下之所以大乱，是因为分治。分治则散，散则乱，乱则争，争则不治。因而，若要治理当今天下，需从源头做起，使天下归一。只要天下归一，只要列国消失，就能做到车同轨，民同俗，法同依，令同行，政令就能通过各级吏员上行下达，使人民安居乐业。”

“苏子所言，当是大同之世。只是——”惠文公微微一笑，转过话锋，“如此妙境，照苏子所言，当是千古帝业，可与羸驷有关？”

苏秦抱拳道：“以苏秦观之，成此大业者，非君上莫属！”

“哦？”惠文公假作一惊，“苏子此言从何说起？”

“回禀君上，”苏秦不明就里，侃侃应道，“天下一统，必大争；大争必灭国；灭国必实力。纵观天下，诸侯虽众，有此实力者不过三家——秦、楚、齐而已。齐背海而战，富而失勇；楚大而无治，民待教化；唯秦政通人和，民富国强，法度严整，四塞皆险，占尽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大业不成，当无天理。”

惠文公依旧微笑：“呵呵呵，闻听苏子之言，羸驷大是振奋！依苏子之见，羸驷当如何实施帝策？”

苏秦胸有成竹：“帝业巨大，自非一蹴可就。苏秦以为，君上可分三步走。第一步，称王正名；第二步，远交近攻；第三步，一扫天下。”

惠文公心头陡然一颤，面上仍旧不动声色，只是眼睛圆睁，身子趋前，缓缓说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苏秦侃侃言道：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。天下已入并王时代，时至今日，与周天子并王者已有五家。宋公、中山君称王，可视作笑谈，但楚、魏、齐三国称王，却是不争之实。战国三强，齐、楚均已称王，唯秦仍是公国。以王国之实，披公国之名，气势上已损三分。君上若是称王，秦则名实相符。此时，君上以王命征伐，远交近攻，蚕食、鲸吞周边诸邻，俟时机成熟，即可一扫天下，成就帝业。”

听至此处，场上士子无不张口结舌，歛歛四起。

嬴虔、公孙衍亦相视一眼，彼此点头，表情颇是振奋。

惠文公却将笑容收敛，沉思有顷，抬头逼视苏秦：“听苏子之言，寡人如闻天书，眼界大开。只是——”略顿一顿，“苏子尽言秦之所长，可知秦之所短乎？”

听惠文公改称寡人，苏秦心头一沉，揖道：“请君上指点！”

惠文公不看苏秦，却将目光扫向众士子：“依苏子所言，天下一统，必大争；大争必灭国；灭国必实力。国之实力首在军力，军力首在人力。就寡人所知，秦举国人丁不过四百万，去除老弱幼稚，青壮男女不过两百万，可征男丁不过九十万。秦为四丁抽一，即使按三丁抽一之列国惯例，秦举国征丁，也不过能征三十万人。即使这三十万，也需大打折扣，因秦有三地不可征，一为西北边陲，以抗御戎狄；二为河西故地，以安抚旧民；三为商於谷地，以接济贫困。照此算来，秦可征之丁，仅二十万众。以二十万之众，守土尚嫌不足，岂能远图？”

惠文公有理有据，自述己短，众士子心服口服，无不点头称是。苏秦心中却是一凛，因惠文公所言根本不是实情，与他近日调查出入甚远。

“此为人力，”惠文公显然意犹未尽，“再看财力。天下皆言秦地富强，其实不然。就寡人所知，秦虽有二十年变法改制，财力大长，但从根本上讲，应该说是刚刚脱贫，民众不过是有一口饱饭而已。个别家室或达富足，但国库依旧空虚。”

众士子皆现诧异之色，苏秦更是惶惑。

惠文公看在眼里，轻咳一声，苦笑一声，做出个手势：“诸位或许不信，以为寡人不说实话，是在故意装穷叫苦。诸位士子，人皆有虚荣之心，你们中有谁愿意自曝己短？天下皆言秦国变法富强，孰不知，富的只是黎民。先君为奖励耕织，推行的是变法不变税，税制仍为先祖定制，十抽一。秦国依据新法，取消隶农，许其拓荒种地，隶农因无所积

累，国家非但无收，反得接济他们，对其十年不纳粮，五年不抽丁。秦人之所以拥护新法，皆因于此。”顿住话头，看一眼众人，做出个苦相，“不瞒诸位，寡人库中，存钱不过万金，储粮不过百万石，”扭头望向嬴虔，“公叔执掌国库多年，嬴驷所说，可有虚言？”

嬴虔点头称是。

“诸位士子，”惠文公再次苦笑一声，声音凝重，“寡人不怕笑话，自揭家底，无非是想向大家证实一下，寡人并无虚言。”转向苏秦，“这点财力，应对荒年尚嫌不足，何堪远图？”

众士子皆是叹服。

苏秦这时也觉出秦公之意，揖道：“君上对国情了如指掌，如数家珍，苏秦惭愧。世人皆知秦人富足，苏秦今日方知个中曲折。没有细流，何来江河？庶民不富，谈何国强？商君变法若此，当是亘古未有之大手笔了。”

惠文公微微点头：“苏子有此感悟，寡人甚慰！”顿住话头，扫视场上众人一眼，长叹一声，“唉，常言道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秦国民力不足，财力尴尬，嬴驷纵有一统天下之心，力从何处？”

苏秦垂下头去，陷入沉思。

嬴虔、公孙衍互望一眼，面现疑惑，不知君上意图何在。

惠文公将目光缓缓转向苏秦：“嬴驷前面所述，皆为外因。苏子有所不知的，还有一因。”

苏秦抬眼望向秦公。

惠文公字字有力，义正词严：“周室虽微，可天下仍为大周之天下，列国仍为大周之属臣。大周天子，楚、魏、齐、宋可以不认，韩、赵、燕、中山诸国可以不认，嬴驷不敢不认。因为秦室与周室同宗同源，本为一家，在嬴驷身上流淌的仍是周室之血，因而，周天子只要健在，周室只要不绝祠，嬴驷纵使有力，又如何能行这般不忠不孝之事，陷先祖于不忠不义之地？”

此言简直就是在赤裸裸地斥责苏秦。

苏秦面色羞红，表情尴尬，垂首不知所措。

现场鸦雀无声，众人表情皆是惊讶。

惠文公转头扫射众士子一眼，凛然说道：“诸位士子有目共睹，近几年来，中原列国纷纷称王，唯嬴驷不敢越雷池一步者，皆因于此。”

目光移至苏秦身上，“因而，苏子所言之帝策虽好，却非治秦良药，一则羸駟羽毛未丰，气候未成，无力实施。二则羸駟本为庸人，难以忘本，无心实施。”

苏秦沉默无语。

“好了，”见场上气氛做足，惠文公音调有所和缓，嘴角微绽一笑，“今日羸駟有幸听闻苏子高论，获益匪浅。眼下时辰已迟，羸駟尚有杂务，不能与苏子还有诸位士子尽兴畅谈了。待羸駟忙过眼前一时，择日再来此地，与众位及苏子谈地说天。”

苏秦起身，叩拜于地：“草民叩谢君上恩宠！”

惠文公缓缓起身，内臣唱道：“君上起驾回宫！”

众士子纷纷起身，再次闪开通道，纷纷于两侧跪下，齐声叩道：“恭送君上！”

惠文公扫视众人一眼，大踏步走出。

羸虔、公孙衍互望一眼，再望一眼仍然叩拜于地的苏秦，轻叹一声，紧随而去。场上士子看到众军卒撤走，也都悄无声息地步出英雄居，自始至终，竟无一人吱声。

北风呼啸，天寒地冻。

论政坛上，苏秦依旧跪在那儿，表情木然。离他不远处站着贾舍人，静静地望着他，看那样子，似想过来劝慰几句，抑或拉他起来，却又迟迟未动。

不知僵有多久，门外传来车马声。贾舍人打个激灵，迎出门去，见是师兄竹远。贾舍人迎住竹远，向他扼要讲述了秦公亲听论政之事。

竹远轻叹一声，一句话未说，缓步走至苏秦跟前，轻声叫道：“苏子。”

苏秦抬起头来，木然望着他。

竹远话外有音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你看这天，说冷也就冷起来，苏子不宜一直守于此处。”略略一顿，将话说得又明一些，“走吧，苏子最好离开此处，走得越快越好！”将手搭在苏秦肩上，别有用意地重重一按，长叹一声，径去房中。

苏秦由不得打了个寒噤，转眼看向房外，天色果然骤变，乌云压顶，朔风呼呼，说冷真就冷起来。

听到不远处传来竹远沉重的关门声，苏秦缓缓起身，拖着沉重的双